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目使你惘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道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了吧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独特的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背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揸揸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廖一、墨菲……这都是一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对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

关于历史,许多中国人的态度是闪烁不定的,或敬而远之一笑而过,或义正词严讲些帝王兴衰的大道理。而作家界愚则不同,他选择了直面历史,并于纷繁错乱的历史叠影中,找寻人性最本真的状态,其新著《江河流东》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江河流东》讲述了生于军阀之家的孙宝琨,作为被父亲忽视的庶子,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在家族的羽翼阴影下努力生存并筹谋未来,最后却在革命与战争中被改造,长大后成为最像父亲的新军阀的故事。界愚的笔底聚焦孙宝琨的成长,让读者走进一个旧军阀后代的一生,并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视角,揭示了军阀混战年代的黑暗与腐朽。

小说开篇即是:“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然而,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四太太的儿子孙宝琨虽然半辈子都在革命,却最终留在了学校里。作家以孙宝琨为第一人称视角,在小说中多次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极具张力地展现了历史车轮对“我”的塑造。虽然“我”后来下野成为一名法语老师,但可想而知,脱离特权阶层的“我”在社会各种乱象中将难以生存。军阀混战结束了,于历史车轮而言,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碾压,“我”没有可能逃得过。

这种永恒轮回的悲剧命运,或许正是作家将此篇小说命名为《江河流东》的一大原因。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浪花淘尽”后,“英雄”在何处却不得而知。“江河流东”隐喻了小说中几位主人公波谲起伏却最终归入同一个结局的人生,乱世里波谲起伏的日子,正是江河流经乱石滩的模样,而最终的归宿皆为平静——父亲孙圭钧死于大儿子宝衍下令投掷的炮弹中,在墓地静静地躺着;二姨太的儿子宝玠死于弟弟宝琨背后踹的一脚,同样在孙氏家族墓地里静静地躺着;“我”及母亲钱玉兰、法国人巴斯蒂安最终离开了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找寻自己平静的后半生……江河流滚,皆东流入海,海底或许暗流涌动,心中恐仍意难平,而表面上,却都终归平静。借助“我”的情人聂春华之口,作家提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一个词:“命运”。聂春华说:“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的,

陈染——凡墙都是门

□王蒙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玛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摘自《话里有画,王蒙说》,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江河流东》:

在历史叠影中勘探人性

□郭梅

命运就是一只黑暗中摆布你的手。”作家敏锐、深邃地看到了历史轮回中人类的命运,以简洁、劲健的艺术表现了,展现出人类少年时懵懂无知、青年时奋力抵抗、中年时尔虞我诈、暮年时温顺无求的人生历程。尽管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却总在衰残之年回首时,发现自己与他人的归宿竟是如此的相似。因而,从小说叙事的总体面貌和艺术气象而言,笔者倾向于将《江河流东》视为中国社会近百年历史的一则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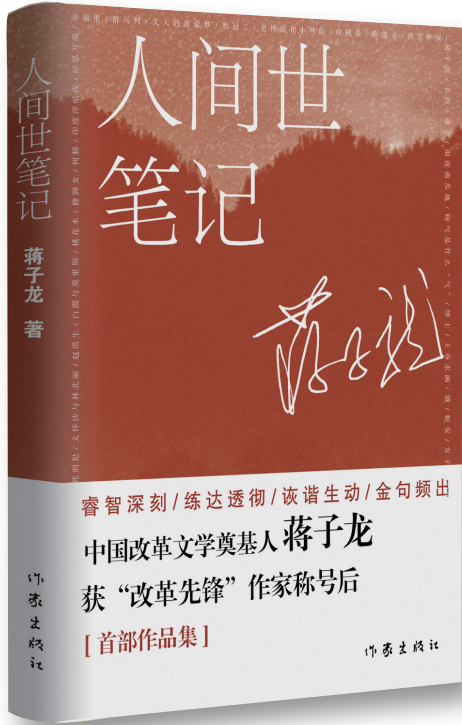
显然,在《江河流东》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叙事声部:历史的和现实的。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是讨袁、北伐、抗日等历史“本事”,而这些“大历史”偏偏被作家弱化了,仅仅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与阅读《百年孤独》相似,读者在打开《江河流东》时,如同进入了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世界,历史“本事”似是时空外遥远的回响,而仅有家族的变迁令人感到真实。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图景是“小人物”对命运的抵抗,在腐朽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从厌恶黑暗的无辜者变为同流合污之輩,乃至成为黑暗的制造者。从父亲孙圭钧死亡开始,小说进入了两个声部的交替演奏——一个声部是孙宝琨从一个在母亲羽翼下厌恶父亲的“无辜者”,变成了最像父亲的新军阀;另一个声部则是讨袁、北伐、抗日时期遥远的生活由深潜的地底一跃而出,成为鲜活的人性与人命关头的生死荣枯。两个声部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了《江河流东》的雄浑与悲怆,也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小说中,现实的喧闹和历史的纷扰是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仿佛一对难解难分的恋人,读者又该怎样

将它们分开!譬如战场上的枪炮,当扣动扳机,发出的究竟是大清王朝的幽鸣之声,还是现实空间里的异常声响?历史的浩瀚星河不仅在旷远天边不停闪烁,也常常在我们头顶的现实苍穹中喧哗旋转。笔者在此尽力廓清小说的叙事“迷雾”,努力还原小说的历史背景,意在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乌尤城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人的命运的生死歌哭、起伏动荡,恰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和高度概括。

此外,窃以为强烈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是贯穿于《江河流东》的精神立场。《江河流东》以20多万字的篇幅,书写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这期间,起义、革命、抗日等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民主等新兴词汇层出不穷。而作为站在人民对立面新军阀“我”,从厌弃父亲贪财好色变为步父亲后尘的“我”,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内心深处必然是抹之不去的罪恶感。想来界愚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但他又十分现实地看到了“善”之易逝与“恶”之强大,因此,在“我”尚未成年时,便做出了视手足为敌而将其踹入河中的举动。尽管事后“我”认识到自己是兄弟溺水的罪魁祸首,内心本能地充满了恐惧,却依然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这一看似与革命无关的恶举,却为小说后续“我”变成利益至上、杀人毫不眨眼的军阀埋下了一条深深的线索,“我”内心的罪恶意识也从此诞生。正因为有罪,“我”需要找寻一个突破口来救赎自己,整部作品便是在这样的罪恶意识与救赎

幸福里

□蒋子龙



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半瓶安眠药,从柜子里拿出整瓶的直沽高粱,他打听过了,就着水服死不了人,反而又吐又难受白折腾一通,用白酒送服安眠药则必死无疑,舒舒服服就睡过去了。他去卫生间,把体内的脏东西打扫干净,再穿上几乎还没怎么穿过的那身西装,将安眠药全倒进嘴里,仰脖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白酒,险些没有呛着。随后按照人死后的姿势慢慢仰面躺好,欢欣鼓舞地等着去见老伴了,肯定会给她个惊喜。

在去见老伴的路上并不舒服,肚子不好受,脑袋又疼又涨,有一段时间感到身体似乎是飞了起来,显然是要进天堂了……四外一片亮堂,想必天堂已到,他猛地睁开眼,没有万丈祥云,没有五彩霞光,跟人间差不多,心里还有点失望。女儿开门进来,一手端着豆浆、一手拿着烧饼油条……他大叫一声,你怎么来了,你娘呢?眼睛瞪得老大,像中邪一般。

女儿放下早点,顺手把酒瓶放进柜子里: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又喝酒了?还喝多了,穿着衣服就睡了!以后饽酒在吃饭的时候喝,不能一个人喝闷酒。她又拿起安眠药瓶晃了晃,说道:安眠药没了,以后睡前我给您拿过来,一次只能吃一片,不能多吃……

这时老马清醒过来,自己没有死,只是睡了一大觉,到天堂边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把女儿赶走,起来看了看安眠药的瓶子,又到放药的抽屉里翻了半天,没错,就是这一瓶,他数过一共二十七片,足以置人于死地,为什么对他无效?

他突然放声大笑,虽然笑得很瘆人,好在屋里也没有别人。笑过之后高声对自己说:我想死你不让我死,看来我的命很硬,不该死,不能死。那我还就不死了,活个样给你看。他洗漱完竟然把女儿买的早点都吃光了,将那身西装重新放回衣柜,换上平常的行头,开始琢磨今后怎么活法。人最难相处的就是跟自己,如果关死门天天跟自己相处,不出两个月,不死也疯,要不就痴呆了。一定得出去,老伴走了没人相处,就想办法找点事干,跟事、跟物相处,尽量减少一个人等待的时间。能找到什么事干呢?当下没有补差的地方,哪里都不要老头了……在马路边上跟一帮老头下棋打牌?他不喜欢。到公园戏戏,他不会,也拉不下那个脸,自小唱歌就不好……憋了半天也想不出好主意,不管那么多,先出去溜达溜达再说,实在不行我就一天天地在外边转悠,转悠不动了回来就睡。

他还没有走出小区,一会儿工夫就看到每个楼栋口前的垃圾箱被两三个人翻腾,好像还都有所收获,不觉心里一动,买了两瓶矿泉水,送给一个捡垃圾的人,并跟他走了大半天,中午还请他吃了半斤包子,傍晚跟他去了最近的废品收购站,算是把垃圾破烂的全部程序都学会了。

第二天他穿上一身旧衣服,背上一个大袋子,开始了捡破烂。中午背回一大兜子,一堆堆分类放好,吃过午饭,躺了一会儿才又出去,傍晚前早早收工,送到废品站卖了二十元,十分高兴。回家洗了澡,到女儿家吃晚饭。晚上琢磨好明天的路线,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卖了四十元,第三天五十元……他渐渐摸出了一点门道,路线选好,时间赶巧,每天收获个百八十元是正常的。

更重要的是他原以为自己是病秧子,成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通身上下没有好受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是老伴对自己太好,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油瓶子倒了也不用他扶,反倒把他惯坏了。如今上午捡两三个小时,中午在家睡一觉,下午捡两三个小时,反而吃得饱,睡得着,身上也有劲了。看来所谓命硬,首先得心比命硬。

(摘自《人间世笔记》,蒋子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意识交替中变得丰满。“我”扭曲了与韩治频的婚姻,却最终为她的死亡感到真切的哀悼;“我”利用了胡淑仪的复仇心切,却最终为她的“被害”而梦中惊悚;“我”追杀母亲的情人巴斯蒂安,却最终感慨他对母亲的陪伴……当“我”变成了最像父亲的、杀人毫不眨眼的人之后,“我”便开始踏上找寻救赎、找寻脱离黑暗的特权阶层之方法的漫漫路途。在小说的结穴处,“我”终于找到了救赎自身的突破口——傻丫头文华。“我”爱上了自己从前最不喜欢的钓鱼,做起了从前最不喜欢做的事——读书,每天陪伴在痴呆女儿文华的身边,远离政治,似乎终于获得了救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小说从罪恶意识展开,由救赎意识收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也陷入了永恒轮回的命运闭环。

需要强调的是,《江河流东》不是一个简单的

二元人物的故事,而是融入了作家众多情感的、百科全书式展现中国近代社会图景的多维故事。上至庙堂,下至草莽,大到革命战争,小到闺房暗斗,身体、女性、自由、平等、特权……诸多思想、各式场景都密集地融汇在了《江河流东》里。可以说,界愚笔下的“革命史”,不是教科书式生搬硬套的正史注释,也不是地摊文学式信口开河的野史黑幕,而是借助想象力,重新构造出来的有故事、有人物、有声音、有思考的历史。从故事角度而言,《江河流东》展现了晚清以来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的“个人史”讲述出来。显然,“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模糊了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背景,而故事的真实性也由此彰显。若用中国传统文学概念解释,或许《江河流东》会是一部“传奇”。

近年来,“新历史写作”也好,“成长小说”也罢,都陷入了类型化泥潭。而界愚这部《江河流东》,却将二者结合,既非“考古”之作,亦非“自叙”之篇,于历史背景中书写个人成长,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小说的画面感极强,读书的历程如同观影的过程,阅读时,一个个场景在脑海中都能转化为一幕幕对应的画面。书中描绘的人物群像,人生经历、情感经历皆完备,如同数条不同而又完整的线索,始终围绕着乌尤城的兴衰,围绕着孙宝琨的人生而发生、发展,想来若将《江河流东》改编成影视剧,定是别具一格的。此外,小说虽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却并非纯粹的自我抒情,相反,若将视角切换,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小说大体上似乎也不会受到影响。此亦作家之巧妙用心。界愚在小说中使用了一个“说书人”的声音,并让这一声音与小说中“我”的声音构成复调,二者对峙形成“反讽”的结构。

在小说最后,作家安排孙宝琨钓鱼、照顾孩子、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营造了一幅典型的暮年图景。“我想,人这一辈子总得信守一次对自己的承诺吧。”这句话,展现了历史轮回中“我”身上人性的回归,救赎亦就此发生。而历史的车轮驶向何方?读完小说,读者诸君或许会有自己的看法。